

· 最新版 ·

孙晓云·著

书法有法

这样说起来，中国文明的象征，中国艺术的独特，非我们自古使用下来的书法莫属。与其将中国译成 China，倒不如翻译成 Calligraphy（书法）。

知识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有法/孙晓云著. -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1

ISBN 7-5015-3744-5

I. 书... II. 孙... III. 汉字-书法-通俗读物
IV. J292.J-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7212 号

书法有法

责任编辑:朱建毅

美术编辑:童行侃

责任校对:王丽荣

责任印制:任其忻

装帧设计:童行侃

出版发行:知识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电话68316520 邮编100037)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制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张:11.75

印 数:1-10000册

字 数:150千字

书 号:ISBN 7-5015-3744-5/J·261

定 价:32.00元

自序

要算学习书法的年龄，至今已有四十四年，那种热爱似乎就长在我的身上。

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家庭的熏染，还有自幼严格的书法训练。小时候，我母亲从来不问我的功课，每天却要检查我的毛笔字。我看过她二十岁时写在稿纸上的钢笔字，真是好。我父亲说，他当年就是为此看上了我母亲。

我从小学到高中，每一本书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地写满字、画满画。写黑板报、大字报、海报，都是我的差事。小学四年级，教我们语文的是个女老师，姓刘，河南人，瘦长脸，板书写得呱呱叫，我非常崇拜她。“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全家被赶出军区大院，我外婆到学校去帮我办转学手续，刘老师长叹一口气，说舍不得。她现在也该八九十岁了，不知是否健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都关了起来，杳无音信，为了瞒着舅舅和一些亲戚，我模仿我母亲的笔迹给他们写信，我还模仿我外婆的口气给我舅舅写信，最后还颤颤巍巍煞有介事地写上“母示”二字。我舅舅说当时把我的信别在帐子里，天天看，居然也“骗”了他好几年。那时我大概十四五岁。

我外公是古文字学家、金石书画家朱复戡，是浙江鄞县人，与我外婆是同乡。我外婆的外公叫张美翎，号让三、鸾叟，是薛福成的幕僚，是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两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我前年居然用我的字换到了他的两本手稿，其中大多是论碑帖和起草的章程，第一篇就是给弘一法师的信。同时，还得到了张

美翊儿子民国钱币学家张迥伯的《钱币学》手稿（他当年在上海开明华银行），娟秀的小楷，一丝不苟，里面还不时地横写着英文。去年，又觅得我外公三十二岁写的扇面，上面的字持重老到，金石味十足。因为落款是“秦戡”（我外公四十岁前的用名），画贩不知是谁。

就像习武之家，后代们都得会翻几个跟斗；梨园子弟，都会来几嗓子；我从小就学书法，看来也很自然。我开始思考一些书法问题时，也曾想过：一个女流之辈，去承担男人的使命干吗？太重了，太累了。可是我忍不住。我每天要写字，每天要想，就像我现在每天要喝咖啡一样，有瘾。当然，此中自有快乐，因为我亲身体验过“发现”的含义。

我曾考过两次大学，都泡了汤。没有大学“学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很多事都为此受影响。好在并不影响我学习研究，并不影响我写书。

这本《书法有法》写于一九九八年一月至八月。从严冬写到酷暑，那些日子过得很静谧。午饭后，烧一杯咖啡，在热气的缭绕下打开电脑，夹满纸条的书籍资料堆砌一桌，眼前只剩下一块荧光屏。

应该说，书写得蛮顺畅。写之前，我花了十分钟写了约二十条提纲，成书后大致不出左右。这些问题已经在我心里捣鼓了许多年，一直捣鼓到四十三岁才写出书来，说起来真是件惭愧的事。

八十年代，满脑子想的都是书法问题，整天记日记，翻来倒去，总想写些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形式和恰当的口气。史论不是我的擅长，中学的历史课，大都听得打瞌睡，历代的年号记不得，人名老是忘，何人何时做过何事，搅也搅不清。三十岁出头时，曾尝试写了些理论文章给一位朋友看，他第二天对我说：“你呀，只能写写日记。”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

我太了解自己，我只是对可视、可触、可行的现状感兴趣，对一切与人的功能以及生理心理有关系的事

物与细节感兴趣,对书法也是一样。我从小就想,将来最大的愿望,一是当医生,二是当侦探。我非常喜欢看的电视栏目 Discovery, 其中的推理探案就是根据最常被人忽视的具体的小细节, 推演出根本的道理, 根据人的自身来确立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做书法史论家, 也做不好, 我的所有研究都与实践有关。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换来一个清醒的、客观的头脑, 这才是我研究的最终目的。我已习惯将书中的句号改成问号, 然后经过思索、实践, 自己再画上句号。我坚信, 古来所有的观念, 所有的理论, 都不是玄而又玄的, 一定是由无数个实物构成, 一定是非常朴素实在、具体可行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思路, 也是信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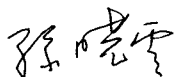
我想重复一下书中已引用过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话: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面对一地璀璨的珠宝, 我一直在找一根绳子, 把它们串起来。古希腊哲学家的话就是我要找的这根绳子。

在这根绳子的串引下, 我大致制作了这样一根项链: 中国书法笔法的起源、终止、失传的原因, 什么是“八分书”、“楷则”, 什么是书法中的“势”, “五字执笔法” 该如何诠释, 古来若干譬喻(如“屋漏痕”、“折钗股”、“意在笔先”等) 究竟何指, “笔法” 图解细释, 书写工具、姿势与书法发展的关系, “章草” 与书法演变终止的关系, 提出“美化”与“隶化”的概念, “完法”、“尚法”、“变法”、“无法” 阶段的划分, “帖学”与“碑学”的实质, 历史上主要书家书写风格破解, “书画同源”的本意, 何谓“文人画”, 书法和绘画的分界线等等。因此, 这本书不是教科书, 而是“寻”古来书法之“本”的书。

我既然最适合写日记, 写了近四十年, 驾轻就熟, 决定采用第一人称, 将我学书的经历与困惑如实地告

诉读者,从哪个角度、哪个方式想到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加入了我亲身的体验,力图增加可读性。2000年出版后,读者的反馈,表明我采取的方式还是有效的。

我很幸运。其一,我生长在书香之家,从小得到“童子功”训练,实践的时间比同龄人要长得多;其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发达的信息时代,过去看不到、找不到的所有的宫廷书画瑰宝、史论资料,以及地下文物都能亲眼目睹;其三,我身处艺术多元、宽松、自由的年代,碑帖并行,各择所需,我可以放心地说道论理;其四,我能在画院这样清闲宁静的专业环境中供职,还有那么多的长者、同道、朋友给予我莫大的褒奖与鼓励,并施以无私的帮助。



2002年12月19日夜于南京

目 录

■ 自序	1
1 “中国”不如译成Calligraphy	1
2 引起困惑的三件事	2
3 “请循其本”	7
4 “便捷”是指什么?	8
5 盲人摸象	10
6 怀疑“永字八法”	12
7 先说执笔	14
8 “五指”还是“五字”?	16
9 “拨镫”极其形象	18
10 用“笔法”书写的字才叫“书法”	19
11 “人是万物的尺度”	23
12 笔法产生的动机之一:裹锋与连续书写	24
13 笔法产生的动机之二:没有依托的书写	26
14 大胆地推理	29
15 笔杆的直径	30
16 笔毫的长短软硬	34
17 纸的起源与“动”、“举”、“握”、“染”	38
18 《锸美案》的启示	39
19 笔法成于书写姿势	41
20 “古法”的绝唱	46

21	不自觉的丧失	51
22	桌子的功与过	56
23	“八分书”的解释	57
24	“向背”出形势	60
25	好大一头象	62
26	“章草”是书法演变的句号	62
27	“隶化”与“美化”的生理极限	67
28	三根细绳搓成一根粗绳——“完法”	68
29	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尚法”	73
30	“结字因时而传,用笔千古不易”——“变法”	87
31	最不愿意承认的现实——“无法”	96
32	书法是视觉艺术吗?	97
33	“屋漏痕”、“坼壁之路”、“折钗股”、“锥画沙”、 “印印泥”解密	98
34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答疑	100
35	“内擫”、“外拓”词诠	102
36	最后有行书	104
37	“个性”是这样形成的	106
38	为“意在笔先”正言	110
39	转笔决定竖写左行	112
40	“指实掌虚”的传说	114
41	“眇者不识曰”	115

42	无意间“指鹿为马”	117
43	“帖学”的溃塌	119
44	重申“碑学”	122
45	求形似必堕“画字”	127
46	日本书法史略	129
47	何谓书法 何谓绘画	135
48	“书法的本质”——没有结果的讨论	137
49	书法的万能钥匙	138
50	汽车上的顿悟	139
51	中国画的困惑	140
52	“骨法”即笔法	141
53	“书画”在这里“同源”	142
54	无笔法不成画	145
55	自古华山一条路	146
56	“文人画”是一座扑朔迷离的远山	147
57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149
58	“纸抄纸”	157
59	真实与无奈	161
60	箕子的故事	163
	孙晓云书法作品	165
	后记	178

1

“中国”不如译成 Calligraphy

英文里, china是瓷器, China是中国。除了丝绸,古代西方人想像中国的文明,便与瓷器有关。如今,丝绸与瓷器世界各地均可制造,之精美、之考究,于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丝绸、瓷器恐怕已经不足为中国文明的象征了。

这样说起来,中国文明的象征,中国艺术的独特,非我们自古使用下来的书法莫属。与其将中国译成China,倒不如换译成Calligraphy。

在中国,再早一些,书法又叫“法书”。科举时代,字写得好曾经成为无数士子晋身的首要标准。汉代以来,一直成为惟此为高、“非志士高人不能为”的境界。一部书法史,记载了多少才子“池水尽墨”、“退笔成冢”的辛劳,记载了历代书家论教诠释的孜孜不倦。这种辉煌,朝朝代代,延续了近三千年。

20世纪30年代文艺兴盛后不久,中国进入抗日、内战、“反右”、“文化大革命”,其间书法艺术发展中断四十年。我正是在这个时期的1955年出生。

我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写得一手好字。我3岁时看父亲下象棋,就在一边起劲地写“车、马、炮、象、兵、卒、将”。母亲看我写得有姿有态,就教我搭字的间架结构。从此,我便每日不辍。

幼时临的帖只有柳公权《玄秘塔》和王献之《十三行》。稍大些时,记忆中书店里是没有几本古代碑帖的,当时都属“封建渣滓”,在扫除之列。书架上有今人写的《毛主席诗词》,印象最深的是周慧珺的行书《鲁迅诗选》,

翻过来倒过去地看。后来才知道她临米芾,我是先知道周慧珺,后知道米芾的。

“旧时”在少数人手中把玩的“王谢堂前燕”,如今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中国的书店,最多、最齐全的书大概就算是书法类了。书史、书论、碑版、阁帖,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编了再编,印了再印,尽管印刷质量差些,却大大地供过于求。

有时站在书架前,翻翻看看,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心里总是在想:该写的,前人早已写了;该想的,前人早已想了;该说的,前人早已说了。可奇怪的是,后人从来没有因此而不写、不想、不说,甚至连少写、少想、少说的意思都没有。

我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因为我困惑。我写,我想,因此我才产生困惑。再写,再想,是为了不困惑。我说,是想告诉别人,我困惑些什么,是怎么解除困惑的。当然,是完全可以不说的。我曾经下决心不说。后来,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

1997年,一个朋友问我:“你会不会为此后悔终生?”我竟一下被问住。我现在真的是在说呢。到底免不了俗哇。

2

引起困惑的三件事

说到书法上的困惑,我小时候似不曾有过。真正引起我巨大困惑的,有三件事,都发生在1978年。

我当时在军队俱乐部工作,头衔是“图书管理员”,常负责上街购书,这是我顶开心的事。我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后新出版的古代碑帖,常一个人躲在图书室里看。

那时自信,胆儿也大,《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临了一遍,便送去展览,竟被人以为是临《圣教序》出身。当我临孙过庭《书谱》(图1)时,问题却来了。《书谱》是墨迹,帖中点画变化多端,按我实践的经验,按常理,却无论如何模仿不像,费了我不少的功夫。毛笔在我自然书写的过程中,是不该出现那样捉摸不定的线条。除非,用极慢的速度去“做”、去描。我开始怀疑,孙过庭可能不是用我现在的工具、现在的书写方法。但是,从《书谱》内容看,孙氏无疑又是二王的崇拜者和忠实代言人。

难道被我们世代代奉仰的二王书法,是如孙氏这般?

第二,我在上海朵云轩买到了《历代书法论文选》(上下两册),是剩下的最后一套,其中十多页破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书法理论,读得我失眠。我的书法实践和体会,与古人的理论相差甚远,书家们连篇累牍说的,我觉得无关紧要,流传千古的名言,和我的状态不大相干。再看看今人对古人的解释,又半信半疑。头脑里,无数个问题像小虫子,从四面八方爬出来。后来我读王国维《人间词话》,他论词时所提出的“隔”,很像那时我读古代书论时的感觉。

我坚信古人的论述是有所指的,却无法找到论据。过得总是不踏实,心悬在那里。

其三,我舅舅(图2)“右派”的问题得到平反,刚回到南京。在我3岁时他就“右派”了,整整的20年。我只知道,他写的字比我妈还要好。

那天,我兴奋地对他大侃艺术观念。当说到“书画线条”时,一直躺着不说话的舅舅突然摇头道:“根本是两巴事。”后来我知道他总是把“两码事”说成是“两巴事”。

而23岁是亢奋的年纪,我又继续大侃许多书法问题,当然谈到了孙过庭《书谱》,老舅终于使出“杀手锏”,翻开孙过庭《书谱》,用笔示范。“你看”,“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原来,孙过庭是这样的,我的老外公就是这样教他的。全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当时好想抽烟。

稱心盡物情之至也
也表言之際便方之
時之如日之出也
同美且過乎愛子之文
臻神融筆暢其六之
其以民少甲仁者曰
其然子安今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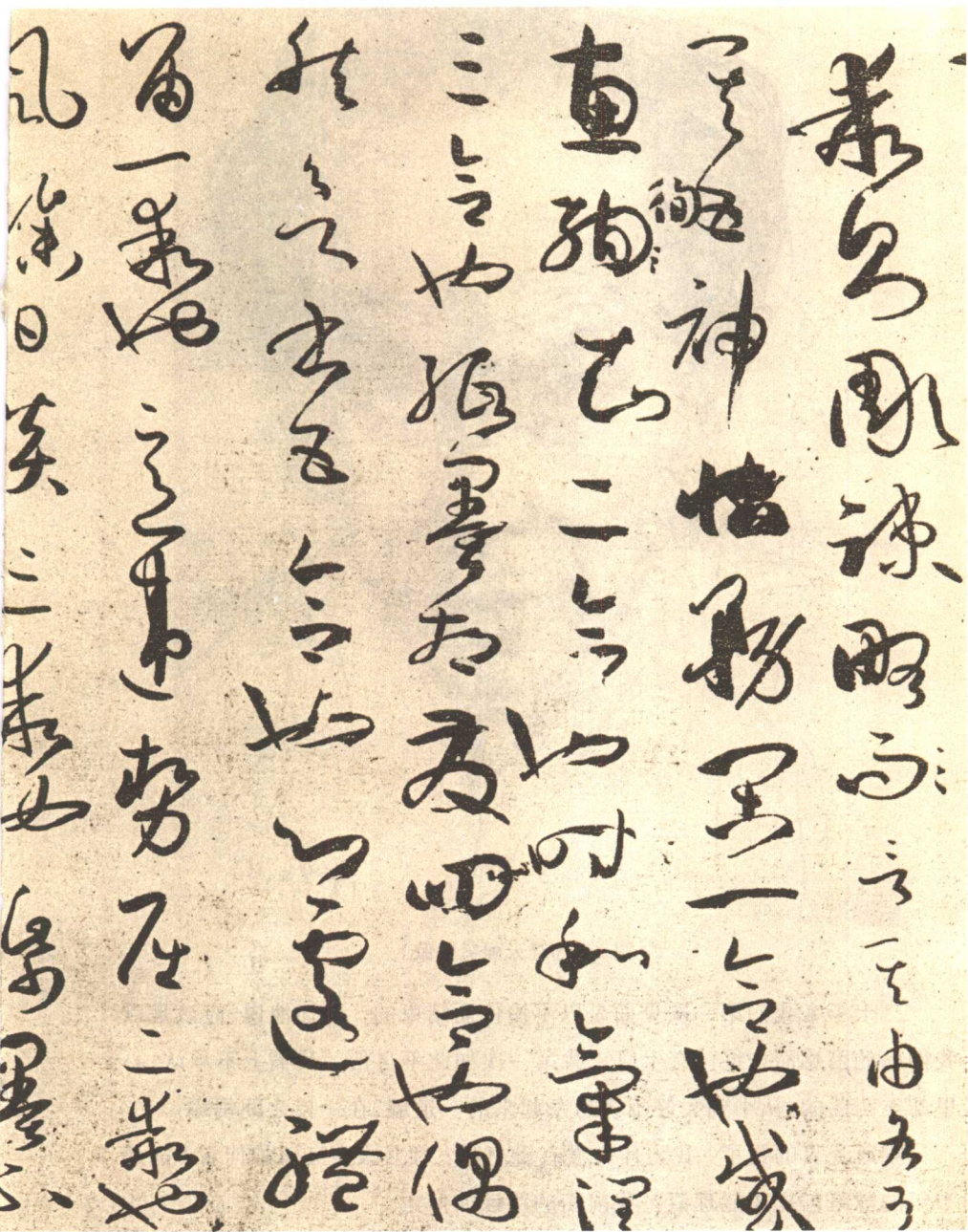


图1 唐 孙过庭《书谱》(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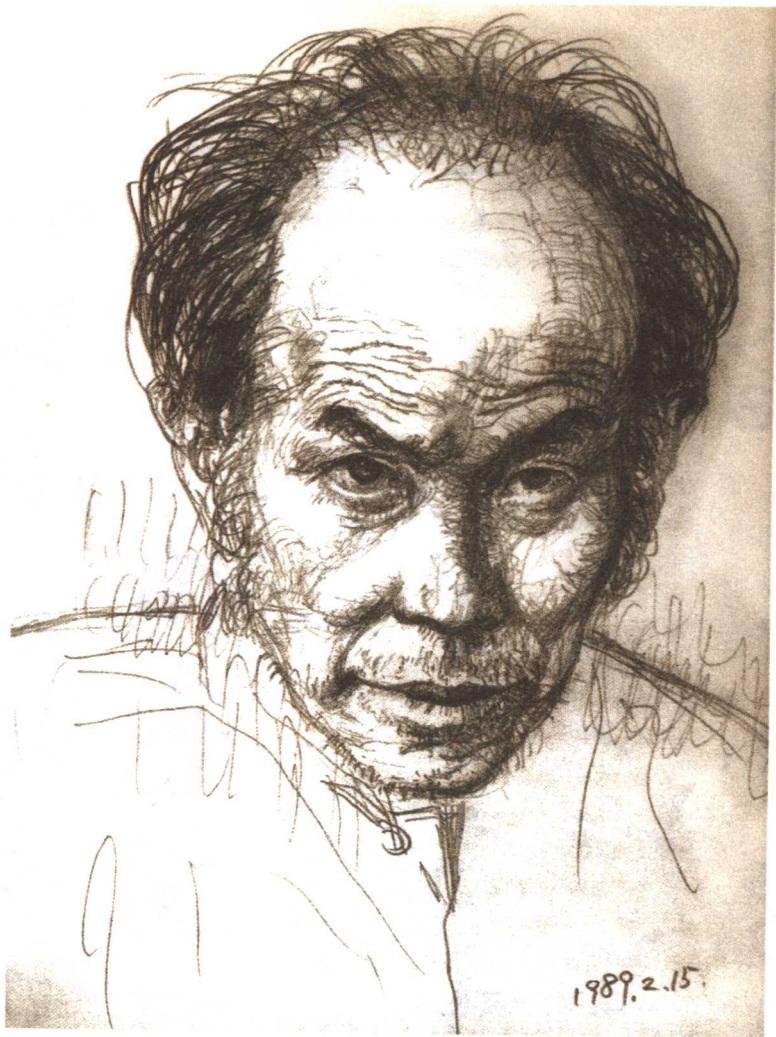


图2 孙晓云画舅舅像

二十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以不愉快而结束的。确切地说,应该是以我彻底的困惑而告终。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如此不自信。我嘴上不承认,心里却空荡荡的,从小到大好不容易垒起来的一道墙,在一夜之间坍塌。

难道我真的错了?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呢?对书法史又该如何看?这几千年的脉络怎样才能理清?我前面的路该如何走?

那段时间,我不大写字,许多时间用来画画。报考军队艺术院校未果,

又去江苏省国画院进修了两年。随着学习“中国画”，“水墨”、“用笔”……老困惑还兜着，新困惑又接踵而至，可谓是“隔”了又“隔”。

困惑是折磨人的，我瘦到了80多斤。是我成人后体重的最低记录。

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懂得：困惑是一种热情，是一种非常大的动力。

3

“请循其本”

1985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书法教授尉天池先生的提携下，从军队转业，到了南京书画院，从此开始了书法专业工作。

那几年，我似着了魔，走路、骑车、吃饭、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想书法诸问题。一旦有了些眉目，除了心里一亮、极开心之外，就是想对人说。我的一个朋友，那时经不住我一桌好菜的诱惑，常被我拽牢当听众，我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样执著亢奋的日子，过了4年。我从9岁起写日记至今，已有一大箱。翻出那几年的日记，哪里是日记，整个是在日复一日写书法论文。想想那时的我，一定很可怕，一定会令许多人躲开。至今想起我的好朋友，能连续几年专心做听众，真还有些内疚，倒确实从心里感激的。

1989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老调常弹》的文章，登在河南一书法刊物上。前几天翻出来一看，有些正好是我眼下要说的：

“目前对书法‘传统’审美的解释有三种：一是从西方美学、哲学、心理学、几何学诸角度；二是以中国道家、佛教、禅宗、日本书道所特有的精神角度；三是以历代史论为背景归纳叙述的角度。”

“我想，是否可以多一二种角度呢？是否可以不要兜过大的圈子，不要现成地在书籍中排列、堆砌答案，不要简单地引证、迷信某一大家的论述，

要靠自己的思维与实践去寻找一些有规律的东西。譬如解方程,求一个未知数,其中必然会有一个或几个已知数。往往人们的目标大都集中在突破未知数的冲锋,而淡忘了在已知数上做文章。”

“我们的努力应该取得这样的结果:一、完全能够解释古代书家的理论与实践是吻合的。二、我们自己提出的理论与实践也应有必然的联系。三、对将来书法的发展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

我当时可谓煞费苦心,绕着弯儿说,生怕说白了不为人解,或招来攻击。其实,古人有言:正本清源。说得正是。

《庄子》有如下之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请循其本!

4

“便捷”是指什么?

回头循去,中国书法既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又是文字。因此,我们看书法发展史,就必须比看其他艺术多一个角度。

首先,我要强调,本文不涉及文字学。

众所周知,中西方文字起源,在彩陶时期十分接近,都是象形,都是用“毛笔”。后来发展就分道扬镳了。西方文字朝向符号拼音,改“毛笔”为硬笔;而中国文字却沿着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六书”之路,再